

国文教育经典

章衣萍 著

作文讲话

章衣萍

国文教育经典

章衣萍 著

作文讲话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作文讲话 / 章衣萍著.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7
(国文教育经典)

ISBN 978-7-5638-2785-5

I. ①作… II. ①章… III. ①汉语—写作 IV. ①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59992号

作文讲话

章衣萍 著

Zuowen Jianghua

责任编辑 季云和

书籍设计 张弥迪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 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 (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s.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 数 182千字

印 张 7.125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38-2785-5/H·192

定 价 32.00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自己虽然会胡乱涂几句文章，但我实在还不知道文章究竟要如何做法。在我初做文章，在《语丝》上发表的时候，我的一个先生便怕我的文章做不好。但文章究竟怎样做才好呢？我的先生没有说，我也不知道。

我一生最佩服周作人先生，他曾告诉我，文章做得不好也要做，随时做得不好，随时丢去，老做下去，总慢慢会好的。我得了周先生的鼓励，时常把我的不好的文章发表，已经五六年了。究竟我的文章已经做好与否，我也不知道。

去年夏天，我在吴淞海边养病，长日多暇，想做一部书，叫作《怎样作文》，是为了我的三弟观彪做的。我十年不曾看见我的三弟，他居然已进中学了。他写信来问我文章究竟怎样做才好，他大概以为他的老哥已经

成了文豪了吧。但文章怎样做才好，我实在不知道。

《怎样作文》究竟要怎样做，我也不知道。

但总而言之，我已经起了一个著书的心了。我想用小说的体裁，把个人从幼到壮的学文历史写出来。《怎样作文》又名《作文的故事》。可惜我病总是缠绵着，《怎样作文》的广告登出去了，一年过去了，而《怎样作文》终于没有写成。为什么终于写不成呢？我也不知道。

但因此我得尽读中国关于作文的书籍。觉得那些书籍，当然也有好的，但大都板起脸孔，装出老师架子，有趣味的绝少。我因此觉得我的书也还有做的必要。

《怎样作文》是一部比较的大著，想搁下了，先做一部简单的，叫作《作文讲话》。为什么不做“大著”，要先做“简单的”，这个理由，我也不知道。

今年夏间，我在莫干山养病。同住的顾寿白先生，是个有名的医生，而且是著作家。山高人少，竹翠风凉。我因此起了一个决心，在四十五天之内，居然把《作文讲话》写成十讲。十讲写完，顾先生早已下山，而山中的气候也渐冷起来，于是我也坐轿下山，带了稿子回到上海来了。

这部稿子的简陋是可想而知的，山中绝少参考书，我带去的几本旧书，在路上又被好学者悄悄地偷去了一半。一天，我想起《水浒》中一段描写黑旋风爷爷的文章，想把《水浒》拿来一查，但一部四册的《水浒》，只剩一册了。我找遍了莫干山，也找不着黑旋风爷爷李逵的影子。但李爷爷的出口伤人的神气，我是仿佛记得的，于是只得含糊写了下来。

参考书是很少，引证举例当然难极了。后来得了房东黄光普先生的夫人郭慧英女士借了几部黄先生的藏书。因此，我的浅陋的著作，得以增加了一些资料，对于郭女士，应该表示谢意。

我的著作虽然浅陋，但我的主张，也有值得海内外学文以及教授国文的诸君的考虑的。如我主张作文应该多观察自然，观察人生，不该读死书（第二讲），以及观察、想象为作文的基础方法（第三讲），都是值得考虑的。又如我不赞成出题目作文（第二讲及第十讲），以及要学生思想正确应多读科学常识书籍（第一讲及第十讲），也希望海内外学文教文之好学深思诸君加以研究和讨论。

我的著作虽然浅陋，但我著书时没有板起脸子，看我的书的人当不致昏昏欲睡的吧。这是初级、高级中学学生们作文的有趣味的参考书，如果教师们拿在讲堂内教授，也可以的，我相信。

衣萍

十二，二，一九三〇，上海

目 录

第一讲 作文的意义与功用	001
第二讲 作文与读书	012
第三讲 观察与想象	023
第四讲 论用字	035
一、平易	037
二、确切	040
三、巧妙	044
第五讲 论造句	058
第六讲 论结构	074
一、统一	079
二、平均	080
三、联结	081
第七讲 记事文	084
一、记事文的意义	084

	二、记事文的分类及写法	087
第八讲	叙事文	103
	一、叙事文的意义	103
	二、叙事文的分类	115
	三、叙事文的写法	117
第九讲	解说文	153
	一、解说文的意义	153
	二、解说文的种类	155
	三、解说文的写法	179
第十讲	议论文	190
	一、议论文的意义	190
	二、思想的法则	193
	三、议论文的准备和写法	207

第一讲 作文的意义与功用

我们为什么要作文呢？作文有什么意义和功用呢？

人类有思想和情感，要表示出来，用嘴说的叫作言语，用笔写的叫作文字。把许多文字组织成一篇文章，叫作作文。木匠用一块块的木头造成一只木箱，砖匠用一块块的砖头造成一堵墙壁。木匠的工具是木头，砖匠的工具是砖头。我们作文的工具是文字。文字同言语一样，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符号。

人类同禽兽不同的地方，是人类有文字而禽兽没有。人类能思想，思想是由“概念”构成的。禽兽只有“表象”，没有“概念”。

禽兽看见一棵树一朵花，至多只有树和花在眼中和脑中的明了的印象而已，而人类却能用一种记号，作为树和花的象征。这象征的概念的联合，在心里是思想，

说出口来是言语，写在纸上是文字。思想是心里的言语，文字是纸上的言语。

但文字和言语不同的地方，是表示的方法不同。言语是“占有时间性的声”，文字是“占有空间性的形”。因为言语不能传远，不能永久，所以才发明了文字。

人类是先有言语，然后有文字的。

人类的言语是从何产生呢？

据近代科学家说，人类的言语，是从人类劳动的呼声产生的。人类工作紧张的时候，他的呼吸器和发声器不知不觉发生一种呼声，

例如街上挑担子的人，口里常哼着“杭唷”“杭唷”，这种“杭唷”的呼声，我们听见，即可知道有人在吃力地挑担子，即使我们没有看见挑担子的人。这种劳动呼声是一种无意识的言语，是一种原始的语根。樵夫砍柴时口里哼着“哈一哈”的呼声，船夫背纤时口里哼着“呵一呵”的呼声，肩夫背着东西时口里哼着“哦嗬—哦嗬”的呼声，这种同一劳动中发生的一同一呼声，同一的符号，是有社会性的，都是无意识的语根。

无意识的语根不能算作言语，却算是原始的言语。人类的原始语根不过二三十个，有这二三十个原始的语根，后来人类劳动方面逐渐复杂，社会的组织日益确立，经济日益发展，言语随着时代的要求而日益增加变化，才有今日千变万化的言语(参看波格达诺夫：《社会意识学大纲》，第二篇)。

中国的言语是最不统一的，一省有一省的言语，甚至于一省内各县的言语也不同。这原因是由于领土太大和交通不便的原故。近数十年铁路和汽车路逐渐建立，交通发达，国语流行，中国言语统一的日子也不远了。

但使中国学生最麻烦的，是中国文字和言语的分歧。原始的文字起源于绘画，中国所谓“依类象形”即绘画的变态。其后“形声相益”，变化益多，乃成中国今日之文字。但中国的文字同欧洲的文字不同。

“中国的文字是非拼音制(Non-spelling System)，欧洲的文字是拼音制(Spelling System)；中国文字是单音制(Monosyllabic System)，欧洲文字是多音制(Polysyllabic System)。”中国的文字因为这两种原

因，固定^①了不能同欧洲文字一样随着语言变化。“数千年 来语言自语言，文字自文字。”（参看刘半农：《中国文法通论》，第一讲第二节）。学者尽毕生之力，尚不能把文字弄通。有人以为中国科学的不发达，原于文字的困难，其言实有至理。近十年来才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出来提倡白语文，才有疑古玄同、黎锦熙一班人出来制定注音字母及罗马字母拼音，白话的势力渐要统一中国文坛了，罗马字母拼音的计划也快要实现了，中国文字的困难也不久可以免除了吧。

但在这“青黄不接”的时期中，教授国文仍为今日中学教育中的难题。从前刘半农先生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中曾“慨乎言之”地说：

第一，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这是谁害他的？是谁造的孽？

第二，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似通非通、一知半

① 原文如此。——编者注。

解的学校毕业生：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此等“谬种而非桐城，妖孽而非选学”的怪物，是谁造就出来的？是谁该入地狱？

现在，我们离刘半农先生说这话已经十几年了，我不知道我们的亲爱的中学生们的国文程度究竟进步了多少。明眼的人自然会心里明白的吧。

中学国文标准应该怎样？目的是什么？从前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曾拟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

(1) 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2) 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

(3) 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 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

(《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文存》第一集，一册)

胡先生很客气地说：“这些要求不算苛求吗？”

胡先生那篇文章是民国九年三月间做的。现在离胡先生做那篇文章的时间又已经十年了。我们在最近一两年做过中学教员的人，当知道现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究竟怎样，同胡先生的“理想的标准”相去有多远。

平心而论，中学生的国文在初中三年中至少是应该弄“通”的。学生进高中后，学商科、学农科、学理科的人是不应该多花时间来弄国文了。正因为我自古把文学看得太重了，正因为现在学科学的人也不肯在数理方面用功夫，所以中国到现在还只能产出一班空谈的“八股科学家”。学科学的人不会做诗，不会填词，甚至于不会看古书、读古文，都不算是耻辱！正因为中国人把文学看得太重了，所以丁燮林在北大讲了几次相对论，谁也不肯注意，待到他的《一只马蜂》短剧发表以后，即刻名满天下了。中国的社会不睬科学家，科学家

也不肯在研究室里用功夫，全走到街上来跟着文豪吟诗作曲了。

这样混下去，中国的科学永久不会发达的。（上面所说科学，系指自然科学，中国今日最需要的是自然科学，因为我们的物质文明实在太不发达了。社会科学当然也很重要的。因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利用天然能力，社会科学的目的在改造社会环境。两三年来，社会科学的运气渐渐亨通了，虽然有名的著作出版还不多。总之，这种现象是可喜的。）

我常想：中国今日之是否真能得救，在于科学家能否发明物品，制造机器；文学家能否创造真正有价值的小说、戏剧、诗歌；社会改革家能否真正投身群众中间，艰苦卓绝，努力革命。学术上的分工，精力上的专注，是很重要的。鲁迅先生曾说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比喻，好像说，就是一条牛，也是杀了卖肉就不会耕田，耕了田就不能卖肉，卖了肉就不能再成只拿来祭孔。一个人能够革命，又能够造机器、写文章，原是很好的事。但实际上，这样的天才是很少的。

好多历史上有名的革命家，大都抱定理想，百折不

回，但也有读书很少的。革命家少读书不算是一件羞耻的事，正同科学家不会做诗也不算是一件羞耻的事。书本读得多的人，头脑太复杂了，顾此顾彼，思前想后，也许竟不能革命。中学生是在读书时代。教中学生丢了书本全去革命是不对的。但中学生也不是小孩子了。社会的变故，时局的危急，世界的艰难，青年的中学生也不能不睁开眼睛来看看，自己将来究竟要做怎样的人。希腊的哲人达勒思（Thales）说：“汝当自知。”这是中学生应该悬诸座右的教训。

国文诚然是重要的工具，中学生人人必修的科目。但平心而论，胡先生拟的“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还未免太“理想”了。中学生不能看“古文书籍”，不能作“通顺的古文”，不能算是羞耻，假如他将来是预备学工、学商、学农的人。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那些“鬼书”，卷帙浩繁，普通中学生哪有工夫去阅读！所以普通中学生的国文标准只要做到胡先生所拟的第一条已经够了：

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